

元遺山先生全集

卷三十至卷三十二

碑銘表誌碣

記

92

92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碣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乙卯秋八月予來自鎮陽東平參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子壻來請曰侯之葬久矣墓當有銘以吾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敢以屬筆使不隨世磨滅爲幸也按畢氏本易人其遷永清者不知其幾昭穆矣侯諱某叔賢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農爲業貞祐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丘猝爲游騎所馳因逃難散走濟南總

管成侯江得侯草閒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時宰相蕭國
侯公摯行尙書省事於東平成侯隸焉侯因被蕭公指使
少長知讀書且習於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樹立如
成人興定戊寅宋軍出漣水益都宣撫使田公瑑會兵進
擊侯從成侯而東以功補昭信校尉遙授章正尉田公知
侯姓名署軍中都統張林反山東土崩宋保甯節度李全
入據益都用爲帳前都統換承信郎遷統制丁亥國兵圍
益都城中食盡保甯計無所出閉戶將自經侯排戶直前
曰公死城卽破大兵一縱城中無噍類矣太師日望公降
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爲數十萬生聚之地乎保

甯悔悟隨詣軍前太師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侯成侯從之而西自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閒夙夜公信倚之如家人父子它部曲莫能比也凡略地於澶淵於淮楚於徐毫於歸德侯無不在亦皆以功遷先相資剛嚴威望素重人有往愬者率以不測爲憂侯曲爲營護使得自安至於決重刑亦時得與議貫貸末減前後不勝數侯不自言亦無能知者妖人李佛子之獄誣誤萬人已會諸鎮兵守之長清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於死尙有可哀其老幼何罪至死之命恃公如父母一言之重

人獲更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救乎先相惻然感動爲之別白故誤剖決生殺力所不及且以金繪贖之故被僂者不能什三四侯與有力焉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臺得承制封拜自行軍總領遙授鄒平齊河兩縣令襄翼總領提領本路僧道絜官宣武將軍癸巳先相命侯復畢氏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病歿於章丘邑人以侯故收瘞之至是始備展省之禮立新塋於魯城之東原追贈如故事庚子嗣相莅事以總府都提領出爲臨清令丙午復充左總領遷懷遠大將軍遙授濮州刺史求解軍職改營屯都總領以便之甲寅選充本路課稅所長官幹局旣優歷練

亦久不事苛細而曹務畢舉時議稱焉是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於崇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納合氏鎮國上將軍鎮西軍節度使思烈之女封河南縣君子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女二人長嫁府學生張守謙其幼在室孤子守約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舉侯之柩祔於新塋之次禮也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於自然家所有臧獲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無所取與人交有終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然予獨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爲之銘銘曰

鬱鬱佳城東澗之阿畢氏有子姬姓故家維侯之初童子

執戈童子執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殫九虎磨牙非排戶
直前嚙類奈何鄭公堂堂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禁訶
侯承事之子職有加敏給赴功而秉心柔嘉從容一言陰
慘化而陽和合散扶傷疲拊瘡摩曾是殿屎載笑載歌功
歸所天不以自夸若夫興衰無知之場援手高懸之羅計
長清之所全活竝青社爲尤多不龍不蛇而有賢人之嗟
積厚而報不豐神理爲差汶邪濟邪其未涯邪公侯之世
必復其始者尙信然邪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君諱慶字伯善姓孫氏世爲濟南人曾大父某大父某考

榮皆隱德不仕君資稟信厚蚤有成人之量鄉父兄以起宗期之貞祐之亂先相光祿公壁青崖山君挈家往依焉以對問當公意得隸帳下公所戰攻降下餘五十城君皆從焉指使既久爲所倚信部曲諸人少與爲比大名彭義斌乘濟鄆耕稼廢倉無見糧悉眾爭之公審度事勢與之連和義斌拜公爲長強之而西公密遣騎卒告難於國兵大帥大帥聞報率數千騎來援與義斌遇於贊皇之西山兵刃甫接君獻計於公曰援兵旣至我當入北軍以張其勢成敗在此舉幾不可失也公卽馳赴之將士氣倍皆殊死鬪大名軍遂潰義斌投死無所尋卽授首不數日故地

盡復公承制封拜乃授君忠武校尉濟南府軍資庫使改
行尙書省應辦使壬辰遷武略將軍威捷軍都指揮使兼
巡捕事公猶以贊皇之功爲未報也再加宣武將軍己亥
遷本路鎮撫軍民副彈壓兼行東平府錄事君莅事嚴明
有能吏稱然性剛直與時多忤卒見罷去今行臺公念君
先相舊人不宜久在退閒復都指揮使及巡捕事未幾以
疾告公又惻然憫之且謂君長子天益嚮學知義理氣節
不凡命代父任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
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娶薛氏封富春縣君後君八年卒
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寵女一人嫁金鄉縣丞欒珍男孫

五人德安翁安壽安世安永安孤子等以某月日舉公之
柩葬於長清縣黃山之新阡遵治命也癸丑之冬予以行
臺之召東來天益謂予頗知其先人持府學教授康侯顯
之誌文見示涕泗再拜以墓碑之銘爲請按康侯所載君
所善二人其一兗人劉德潤其一路人閻載之德潤仕行
臺詳議官二十年家無餘財病且歿泣爲君言遭離喪亂
無歸顧之望曾大父以來皆在白殯身後獨一老嫗在渠
安能辦此吾死不瞑目矣君慨然曰吾子無慮我當任其
事及德潤歿君爲之送終并葬三世一如平生之言此予
所親見者載之失侯故將落魄嗜酒身歿之後家貧子幼

無以爲葬君感念疇昔營護喪事威儀繁盛祖祭填塞與
時貴無異亦予所親見者維君事長如此與人交又如此
又得康侯譔述其不朽也必矣尙何俟於不腆之文因辭
不敢當天益三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強爲論次之其

銘曰

鷲勇兮翩翩纓纓胡兮事戎旃許公驅馳死生必前魏寇
來攻孰擣其堅君於其間知掎角之權材官蹶張發機其
先齊五十城之復與有勞焉迄今贊皇之謀弦聲驕然鬱
鬱佳城磐石千年誌以康侯之文賁彼下泉顧雖志節之
所自致其亦出於有子而可傳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歲癸酉冬十月先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兵長驅而南兵及
永清都元帥金紫光祿大夫史公首倡大義建開國之功
太師承制封拜命公開幕府駐軍高州又明年春正月破
北京龍山降今真定路工匠都總管趙侯振玉在籍中遂
隸金紫公幕下侯雅以幹局爲公所知選署龍安府庫使
改承安令遷軍中都提控乙酉春公遭變侯及從兄真定
府判官眞玉脫身走滿城眾推金紫公季弟五路萬戶帥
本軍其六月復真定八月命侯招降臨城杏樹等砦遂下
邢趙兩州州民之在保聚者不啻數千百家悉復故居幕

府啟太師復趙州慶源軍之號以侯爲節度使兼趙州管
內觀察使己丑十月改河北西路按察使兼帥府參謀辛
卯秋復授慶源丁酉秋幕府以侯前後功上於朝宣授今
職癸卯冬十月侯介於同官李稚川周才卿爲予言吾趙
氏世居保塞以仕遷大梁五代末有諱匡穎者官至靜江
軍節度使兼桂州管內觀察使弟匡衡及八世孫襄疊仕
於宋皆至通顯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爲兵所驅盡室北
行至龍山遂占籍焉雖譜牒散亾而其見於祖塋石誌者
蓋如此振王之曾大父仲隱田閒致貲鉅萬娶王氏生大
父憲資侖儻好施予人多以急難歸之娶馬氏生子八人

吾父琳其第四子也幼出大家頗以裘馬自憙爲人知義
理排難釋紛有豪俠之風由大父而上皆葬鄉里振王之
考妣兵亂中權厝縣西佛寺比避兵還而寺屋被焚遂失
藁殯所在振玉去鄉餘二十年歸顧之理旣絕感愴霜露
殞身無及向辱我公誤知承乏大郡安習旣久眷焉有桐
鄉之戀乃用故事卜於平棘縣西北鄉蘇邨里之南原爲
顯考衣冠之藏日者室人冀氏物故因從耐焉雖遠祖自
保塞遷大梁旣無歲月可攷自大梁遷龍山則僅能志之
今南原卜宅亦吾趙宗之大舉不勒之金石以昭示永久
後世其謂我何誠得吾子辱以文賜之爲幸多矣敢再拜

以請自予北渡河時過慶源聞廟學之盛它州郡莫與爲
比嘗往觀焉堂廡齋除像儀禮器遭離喪亂初若未嘗毀
而又加飾焉問之諸生蓋一本於侯之經度出貲於家雇
庸於民躬自督視寒暑不少懈數年而後乃克有成固以
爲賢於時之人遠矣范蕭兩鍊師及參佐諸人亦皆稱侯
滿城之舉竭事君之節奮復讎之義獎厲士卒輯穆同異
裨益之力爲多初莅慶源戶不能百爲之披荆棘拾瓦礫
招散亾立廬舍勸課耕稼流通貿易西山羣盜時出剽略
侯深入搜討州境晏然及入爲參佐豪猾無所顧忌有白
晝殺人於市者侯受命再至郡民鼓舞迎勞歌謠載路下

車未幾卽按殺人者之罪赦怨家婦手刃以報之闔郡稱
快故言治郡之效者率以侯爲稱首予竊嘆焉嗚呼兵禍
慘矣自五季以來明德雅望之後重侯纍府之族糜滅所
存曾不能十之一然且狼狽於道路汨沒於奴隸寒飢不
能自存者不可勝數也趙氏固名族然先之以靖康之兵
繼之以貞祐之亂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朞功羣從布
列伯府以報施言之非先世有以開之邪趙侯幼仕州縣
乘時奮起遂有良民吏之目雖其材幹足以自致推究源
委蓋知世德之自矣夫忠以事上敬以莅官孝以顯親揚
名義以慎終追遠是可書也乃爲書之且告之日降福非

難所以致之者爲難致福非難所以養之者爲尤難予閱人多矣長劔拄頤大冠如箕以揖讓人主之前可謂極矣其變也至一簪不得著身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名園甲第布滿州郡可謂盛矣其衰也子孫或不得聚廬而託處是天道特未定也夫端正者必以正其末善始者必以令其終古有之父作室厥子乃弗肯構蓋有任其責者矣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亦必有任其責者矣夫江之發源也微至於放而與洞庭彭蠡同波沛而與北溟南海同味特大川三百小川三千有以廣之耳侯年運而往矣更事旣多植節亦固誠能廣興學之志充治郡之善進進而不已新新

而不既他日豕置萬家室祭三世富有鴻儒願士如燕公
昌黎公者演招魂之辭而紀麗牲之碑至於不腆之文所
以記新塋者乃其濫觴耳趙侯其勉諸

冠氏趙侯先塋碑

冠氏帥趙侯錄其世次見屬曰貞祐之季中原受兵先人
忠顯君起田間有功於鄉里鄉里推爲邑丞大中解公以
便宜行諸道升黜縣長佐謂先人統率有方莫有犯之者
言之招撫使宗室惟宏乃自丞遷而令大名所統三州十
一縣義軍吾兄顯署軍中都提控弟顯軍民都彈壓仍佩
銀符天錫亦以恩例補官於是吾趙宗固以雄視於齊魏

之聞矣及六龍南駕豪傑並起大名東平皆爲大有力者
所割據先人介於彊敵之間率創罷之民而爲城守計百
誘而不變百戰而不沮人事旣窮與城俱陷概之當世孰
與倫比天錫旣隸今行臺特進公出入行陣頗著微效及
再受父任而縣民人力又憊於往時軋於他盜困於凶荒
弱而振離而合立官府於攘斂之際闢田疇於榛莽之域
重爲公所錄假之旌節歲丁亥五月乃用故事上於臺承
制之命榮及祖禰梁君用之記贈官之事已備之矣惟是
數世之殯昭穆具舉松楸百年而有旌紀寂寥之嘆天錫
無所似肖蒙賴先世以武弁起身大懼前人之隱德無所

發見將遂湮滅宜有文辭以昭示來裔敢再拜以請按趙氏世爲縣人宋靖康初侯之曾大父諱存從高宗南渡以騎射得召見數年後北歸換保義校尉鄉人至今以保義名其居大父諱誠明昌中歲饑民無所於糴能出其家所有以活旁近忠顯君諱林喜賓客好施予負欠之家有貧不能償者率折券以貸之喪亂之後富商往往被掠乞匄道路無歸顧之望君悉資遣之風義所激州里稱嘆故有令丞之舉嗚呼兵興三十年河朔之禍慘矣盛業大德名卿鉅公之後遭罹元元遂絕其世者多矣僅得存者亦顛沛之不暇也趙侯居則食萬家之邑出則爲千夫之長年

未五十孫息滿前羣從自生齒而上餘七十輩侯之姊氏
乘時奮興所握萬夫如臂之使指錦衣繡帽角逐於草昧
之日東西數千里識與不識皆以女王目之蓋先之以靖
康後之以貞祐再涉大變嚮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不曰
先世之所開則無以攷天人之際矣故予樂爲之書雖然
此予聞而知之者然也侯之太夫人董資善良夙尙內典
忠顯君之時中饋之位乃爲上僭者所奪於夫人也擣斥
如媵侍陵轢如囚虜井曰之事率躬親之如是積三十年
夫人推之以夙業堅之以苦行怡然委順惡言未嘗出諸
口晝哭之後僭奪者故在反以其老寡而憐之時往慰藉

且敕諸子事之惟謹既沒之後葬祭過禮無降殺之貶夫
妬爲婦之常而怨亦人之所必報不妬不報直千萬人而
一耳況乎其奪也不以怨而以恩其報也不以直而以德
不出於強勉不由於沽激傳記所載如是者幾人女有健
婦之稱男有時豪之選期頤甫及福祿方來乃今野服蕭
然脫屣世事躬不受祉其安歸乎予見而知之趙宗之所
積在此母矣因述侯之世并以夫人之事附之侯字受之
今爲東平左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總管
事宣授行軍千戶官鎮國云戊戌歲七月初吉記

西甯州同知張公之碑

公諱榮祖字孝先姓張氏世爲獲鹿人曾王父明王父顯
父丙三世在野叔父帥府監軍昇少日以良家子充南征
軍士貞祐改元之明年六飛南狩真定幕府得用便宜拜
官取鄉曲之譽辟監軍爲本縣尉及縣改西甯州遷縣令
未幾改代爲今經略使史侯所倚信案功至監軍兼行西
甯州事被檄招集未附爲叛者所脅偃蹇不屈竟及於難
幕府存念勞舊以軍屬公兼領縣務時年甫二十卓然有
成人之量爲人有志膽善騎射時輩少有及者庚寅冬河
平失利陷堅陣中率死士五十餘人突圍而出所向披靡
莫有當其鋒者流矢中面而鏃不得出醫者斲骨取之神

色不少變經略公壯其勇以爲不減古人具以名聞遷總
統巡山軍民千戶恆山公仙壁雙門遣別將屯抱犢山宣
權萬戶親以軍守之隘狹可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
備禦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潛軍由鳥道攀援而
上出其不意山軍震蕩謂從天而下投死無所問知公名
皆束手歸黨與未盡者依太行爲巢穴在所有者根結
盤互時出剽掠旁近之民陰爲齋助以紓焚劫之禍嘗乘
隙入吾境公測其來設伏擊之軍卒踊躍而戰戮首領一
人而擒其副餘眾悉降郡邑倚公爲重亦得少安甲午歲
大旱百姓飢窘軍賦減於平時而終亦不辦公出粟代輸

之縣當關輔汾晉驛傳之衝供億倍於他邑公時以財給之斂於民者什纔二三而已不幸遘疾以庚戌夏五月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先期自刻云吾明日日中逝矣已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戎氏子男二人長曰伋次曰某孤子伋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某鄉某原禮也公幼出大家以施予爲常事故其周急繼困不計有無賓客過門供給承事一出誠款椎牛醢酒與相娛樂下迨廝養亦獲饜飫生平結交如某人某人契分款密終始如一赴人之急如恐不及故得其報力爲多太原大帥郝侯氣岸高亢少所降屈一見公結爲昆弟不敢以

爵齒自居公起身戎行不嫺文墨裁決訴訟以情爲斷不
三數語而是非曲直立判未嘗有留滯者凡所區處吏民
奔走從事無敢墮窳言政者不敢以武人概之初監軍沒
其子繼祖纔十歲公襲其任三十年於今伋輩旣冠婚矣
公念爲叔父所保養生死報之屢以縣章讓繼祖至於再
三辭旨懇切人爲感動經略公不之許慰遣之曰轉輸期
會急於星火應卒之材爲難況乎縣治繁劇須習慣然後
可君雖不念叔父之惠如公家何及病且革復申前請幕
府不得已許之竊嘗謂風俗之壞久矣同父之人往往自
爲讎敵血戰於錐刀之下顧肯以大縣萬家推之羣從之

閒乎惟公不出於生長見聞之素而不階於教育講習之
益爲能自拔於流俗如此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是可
書乃爲之銘云

重甲兩韃馳突翩翩唯勅敵是求而與相周旋蛇矛之所
盪決莫當其前破骨出鏃不廢笑言一死鴻毛效之所天
劍服短後殆先趙之所然業業西山逋逃之淵刁斗嚴更
通曙不眠我軍之所撫臨人爲息肩大縣萬家意氣盛年
徹屣千金食客四筵弟昆之交金石其堅急難而赴之白
刃空拳自世道下衰人理絕焉同父子參商且百且千孰
於禮服之羣從釋銅墨而自捐戎行區區乃有士夫之賢

惟不學而至於學知氣質之渾全鬱鬱佳城海山之原我
銘表之尙以信無窮之傳

兗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東平軍民彈壓段遷狀其友王公生平屬予爲墓銘曰始
遷與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嘗約爲兄弟王之歿今
十年遺女孤弱藁殯不克舉遷將以今年三月十六日遷
其柩於憲王陵之東幸吾子爲誌之予謂朋友之廢久矣
自退之時大夫士以古人自期者不爲不多士之相與者
宜若無愧然子厚請以柳易播事未嘗行退之極口稱道
若將曠世而不復見當時且然尙何望於今之世邪古有

之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
可以爲成人矣段武人也而能學者所難能之事銘其可
辭哉按總領諱得祿北京興中府人世爲農家貞祐癸酉
以騎兵從錦州將王守玉屯東平辛巳夏東平不守歸今
行臺嚴公隸五翼軍以功轉總領凡行臺略地所在必以
之從積六七年遷同知兗州軍州事爲人資善柔而戰陣
勇捷人少有可敵者甲申五月十五日與宋將彭義斌軍
戰被創年三十二以歿一女許嫁日照張左相之孫濱壽
其葬也公感念平昔贈以信武將軍云銘曰

突如其馳蕩如其麾馬革自隨非壯夫之悲魂今來歸汝

友是依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

并引

大行臺特進公當朔南分裂之際合散亾一同異集全魏
齊魯歸命有司乃得承制封拜麾下諸將剖符錫壤懷黃
佩紫者不可悉數今四十年矣凡公與之共功名者往往
取奇靡福艾之士然乘時崛起徼倖萬一舍短取長爲公
所錄用翕忽變化由鼠而虎者抑多矣公亾恙時拊罷瘵
之民恆若不及繭絲所入務以給公上周困亟業單貧奉
賓客而已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奉故一時化之上
而偏裨參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公之威而效公之儉

弓刀舊習爲之一新蓋德風之所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
覆轍知戒迷途隨復嫉貪冒而廉介斂雄夸而信厚救餓
推食臨澁援手心之所安非出於矯揉者猶以光祖爲稱
首云光祖諱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無忌號信
陵君子孫因以爲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藝
術著稱後遂無顯人光祖家上谷葬縣之榆河者不知其
幾昭穆矣大父懷陽父慶壽以貴雄鄉里有萬千之目好
交結樂施予知名燕雲間光祖幼有志膽不甘落人後貞
祐兵興以良家子繫軍籍從平章政事蕭國侯公鎮天平
蕭公還朝不一二年國世淪敗它帥不能軍軍遂亂軍中

有欲圖光祖者光祖偕鄉曲千餘人壁梁山提控鄭侗來
攻前後三數月出入百戰未嘗挫衄聞光祖姓名者皆恐
怖毛豎倜敗走自是歸光祖者益眾矣宋將彭義斌據大
名聲勢甚張頻以官賞誘降光祖策其坐談終無所成不
從以辛巳春歸特進公於青崖公知其可用署五翼都總
領佩金符奉檄招降石城爲屯田經久之計濟南軍來襲
一戰敗之殺獲甚眾壬午守曹州不解甲踰三年事定還
帳下公破黃山取恩州先登陷陳光祖之功爲多東平食
盡公與義斌連和光祖知事勢所在提孤軍涉太行及太
師於火炎義斌誅死光祖復從公東還時劉慶福者猶爲

義斌城守太師進軍慶福敗第功遷同知曹州軍州事官
宣武將軍畫疆既定官府粗立且無戰攻之事光祖給使
左右特見保任公以兒子畜之公治軍嚴動以軍法從事
光祖從容救止多所全活徂徠山司仙統戶萬餘因光祖
自歸光祖受之秋毫無所犯五翼號爲難馭光祖統之久
能得其歡心少有被笞罰者軍之族屬萬家散處梁山徂
徠之間光祖未嘗輒至所部使有供張之勞生平不治生
產至婢無完裙人有以急難告者百方賙卹不計有無生
口北渡道殣相望作糜粥以救餓者思欲徧及之其仁心
爲質多此類也幕府暇日日與文士歌酒相燕樂談笑諠

浪不爲小廉曲謹人亦以此多之河南破家所購法書名畫無慮數十百種客至時出展玩欣然忘倦如畜未名之寶聞人談閑閑趙公書法愛而學之落筆卽有可觀兒子入小學迤漸買書經史完備雖儒素家少有及者時譽旣盛今相君方議擢用不幸邁疾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春秋四十九終於私第之正寢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舉公之柩葬於須城縣盧泉鄉金谷山東原之新阡禮也夫人竇氏真定甲族婦道母儀中表以爲法子男一人世昌須城令女二人長適某氏次適某氏男孫三人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皆學舉業女孫一人幼在室世昌受學於

予以墓碑爲請予謂光祖能教其子學而世昌果以諸生
釐戎務今十年大縣萬家調度百出他人筋疲力涸有不
能辦者世昌常有餘暇吏曹求代者而不可得生子如此
光祖爲不亾矣黃金滿籩何足道哉銘曰

排難解紛朱家俠聞百戰冊勳卿子冠軍收之桑榆遂有
濁涇清渭之分燕趙固多奇士尙有攷於斯文

安肅郝氏先塋碑

從金石
例補

宣差五路萬戶郝侯和尙貞祐

下

今年夏五月侯朝行闕

對於幄殿者餘七十日且以上廢馬二西域馬三彤弓四
鎧冑三金錦三并金虎符錫之夫人劉氏亦拜雙錦之賜

下案郝氏安肅人葬於縣之立兔鄉千秋里者不知幾昭
穆矣曾大父諱廣資善良有陰德聞里中年八十三遇異
人教之良禁齒髮更生又十年乃終妣曰劉氏大父諱全
任俠尙氣勇於赴難有朱家郭解之器妣曰田氏生二子
侯之父諱增氣節豪宕人多歸之不幸蚤世妣曰孫氏從
上三世皆潛德不耀獨叔父彥自承平時以貲爲恩州酒
務使次令安肅迄今康甯壽考坐饗榮養歲時問安孫息
滿前郝宗陽報之慶斯濫觴也雖侯襲已積之善擁方來
之福而生子如此祖考可以無恨矣

之誦而坐于暇其...

滿前情宗別拜之...

慈與之令安...

其三世皆...

其父之...

其母尚...

人壽之...

其父曾...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終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碣

清涼相禪師墓銘

清涼唐廢寺大定中第一代琇公開荆棘立之在兩山閒
初無所知名琇歿後遂虛席久之西巖德來居德輩流中
號爲楚楚者又屏山李公爲之護持苟可以用力則無不
至而亦竟無所成蓋又一再傳而得吾西溪師西溪道行
清實臨濟一枝以北向上諸人至推其餘以接物則又以
爲大夫士之賢而文者也山中人舊熟師名及受請無賢

不肖皆喜曰相禪師來清涼不寂寞矣當是時諸禪方以
贊雄相夸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閒清涼儉狹僻左僅
庇風雨石田不能百畝師一顧盼而雲山爲之改色向之
相夸者皆自是缺然矣師諱宏相出於沂水王氏幼卽棄
其家爲佛子事沂州普照僧祖照年十九以誦經通得僧
服乃恣讀內外書凡十年多所究觀聞虛明亨和尚住普
照道價重一時乃盡棄所學而學焉虛明知其不凡欣然
納之又十年乃佩其印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小林
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清涼師勤於接納有諮決之者爲之
徵詰開示傾困倒廩無復餘地故雖退居謝事而學者益

親之以某年月日示疾終於寢室閱世六十有四夏坐四十有六所度十人曰義曰喆而爲上首所證三人曰顯今嗣師席曰靜曰雋所著文集三曰歸樂曰退休曰清涼并錄一卷傳諸方顯等以某年月日奉師遺骨塋於西溪之上以狀來乞銘凡此皆狀所言也初予未識師有傳其詩與文來者予愛其文頗能道所欲言詩則清而圓有晚唐以來風調其淡入理窟七縱八橫則又於近世詩僧不多見也及登其堂香火間有程沂州戩名幡問之侍者云師與程遊甚款歿後歲時祀之予用是與之交嘗同遊蘭若峰道中談避寇時事師以爲凡出身以對世者能外生死

然後能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覆手然則坎止
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靜功中來念念不置境當自熟耳
時小雪後路峻而石滑師已老力不能自持足一跌翻折
而墜同行者失聲而莫能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
予驚問甯有所損否師神色自若徐云學禪四十年腳跟
乃爲石頭所勘聞者皆大笑然亦歎境熟之言果其日用
事而不妄也予嘗論師之爲人款曲周密而疾惡太甚人
有不合理者必大數之怫然之氣不能自掩平居教學者
禪道微矣非專一而靜則決不可入世間學謾廢日力耳
及自爲詩則言語動作一切以寓之至食息頃不能忘此

爲不可曉者今年西堂成約予來習靜度此夏比京師歸而師歿矣惜予欲叩其所知而不及也乃爲之銘曰
理性與融物迹與通不雷不霆有聲隆隆宴坐中林薇藿不充朝詩有瓢暮詩有筒澹其無心愈出愈工處順而老安常而終覺海虛舟莫知所窮嘗試臨西溪揖層峰萬景前陳而白塏屹乎其中悠然而雲泠然而風頽然而石鬱然而松彼上人者且未泯其音容孰亾孰存孰異孰同招歸來而不可待耿月出兮山空

華嚴寂大士墓銘

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爲童子時白其父求出

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
觀於汾州天甯寶和尚父歿乃祝髮居孝義之壽聖時年
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恩例得僧服俄賜紫遂主信公
講席學者日盈其門避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照又遷南陽
之鄂城師以華嚴爲業手鈔全經日誦四帙爲課旣客居
徒眾解散獨處土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者云吾爲
龍天說耳龕前叢竹旣枯而華隨采隨生人以爲道念堅
固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
示眾告以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右脇
而化壽七十有九會葬萬人所得舍利及它靈異甚多此

不具錄起塏於普照華嚴廣陽之大聖舞陽之宏教傳法
界觀四人祖登法昌福柔尼了遇落髮三人辛卯夏四月
昌等因比止尼淨蓮求予銘其墓蓮卽道學郝葉縣之甥
父尉南陽秩滿棄官翁媪及諸弟如漢上龐禪家說師平
生於禪那有所得故不與他義學僧同其言不妄也乃爲
之銘銘曰

大方無隅涉迹則偏攝一切法歸頓漸圓究竟云何且實
且權彼上人者言外之傳於華嚴海爲大法船一龕宴居
幽祇滿前曾是枯株秀穎鬱然靈塏相望有光燭天鈴音
演法普爲大千

墳雲墓銘

南陽靈山僧法雲往在鄉里時已棄家爲佛子遭歲饑乃能爲父母輓車就食千里母亾廬墓旁三年號哭無時父歿亦然山之人謂之墳雲旌其孝也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夜中僧給詣師求講法界觀明旦出門見庵旁近雨雪皆成花大如杯盃狀居民聞之老幼畢集其在磚瓦上者皆持去文士爲賦詩道其事又山之東水泉不給用講學者患之一日寺西巖石閒出一泉眾謂純孝之報也世之桑門以割愛爲本至視其骨肉如路人今師孝其親者乃如此然則學佛者亦何必皆棄父而逃之然後爲出家耶師

臨汾人姓劉氏七歲不茹葷十一出家於洪洞之圓明師
僧智真二十五日戒受義學於廣化僧慧學禪於韶山義
公來南陽主崇勝之觀音院住靈山爲之起報恩寺以正
大三年冬十二月十五日壽六十四示疾而化弟子四人
覺懿行思行了爲上首明年起塋於山前劉鄧州光父師
鄉曲也知師爲詳託予銘其墓予以劉爲不妄許可者乃
爲之銘銘曰

僧雲之來晉臨汾六年居廬哭親墳地泉感沸天花紛孝
聲香如世普薰何以表之今有文

孫伯英墓銘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
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
治中高庭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興基
之會有爲蜚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構
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
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
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
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
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
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

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
世味蓋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爲書生
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蘊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
一發見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
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蹇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
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執翮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
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
者云伯英其爲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於亳
之太清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卽其地葬之始祖堅國初以
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軍魯山

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子璋壻
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
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要駕犢健厥車霸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
守閩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居俱
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撻蓬而問者又焉知
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有爲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离峰子之行請予爲墓
道碑曰始吾离峰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

自立匄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食之不少厭不
置廬舍爲定居計城市道途遇昏莫卽止風雨寒暑不卹
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煉陰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
數十年者吾离峰子行匄至許昌寄止岳祠通夕疾走環
城數周日以爲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
載橐栝而過者橐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
禁爲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
數百言示之老莊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通內
外學作爲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於事而合於
理學者至今傳之爲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

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解衣輟食恆若不及也南渡後道
價重一時京師貴游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爲門弟子者不
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紫虛大師离峰子
之平生大略如此致夷將以某年月日葬師於洛陽長生
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予在三鄉時蓋嘗望見离峰
子於眾人之中及官東南离峰子亦嘗寓書求予爲錄章
封事予雅知若人樂與吾屬游思欲叩其所知而未果也
且致夷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予於
濟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其師者
然予於离峰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於佛

老之閒故其憔悴寒餓痛自黥劓若枯寂頭陀然及其有
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事穎脫戒律自
解心光熒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
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三尺童子以爲然然而無
是理而有是事載於書接見於耳目往往有之是三尺童
子不以爲然而老師宿學有不敢不以爲然者予譟夷堅
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淡入理窟
者三數人黥卒販夫且然況念念在道者乎張內翰敏之
离峰子舊也敘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爲道之棄物今所
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胝塵中幾蛻耳又曰悠然而風

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按天籟以宮
商而責混沌之匙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
日出高河南獻臣之門若雷希顏淵辛敬之愿劉景玄昂
霄其人皆天下選伯英與之游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
見師卽北面事之竟爲黃冠以歿張予所敬而孫予所愛
也二君子且然予於离峰子何疑哉乃爲之銘离峰子諱
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儿之桃花平過洛陽得
劉君舊廬葺居之是爲長生觀住太清宮三年避壬辰之
兵於盧氏漆水公迎致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离
峰其自號云

分食雞豚託處鼯蛇視身寇讎自干置羅樂有加邪年可
遐邪所持者狹而所獲奢邪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
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絕奈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
曰婦姑勃谿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
險而就夷背實而趨華拱璧以先駟馬不免於道夸若人
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始於同氣關弓終以大方爲家顧
雖有墓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邪

天慶王尊師墓表

尊師諱志常姓王氏恆心道人其自號也世爲秀容西山
水馬里人年十六七許時牧牛羊田間一道人日來相就

既與之熟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否天壇神仙洞府勝似此
閒師雖幼聞之頗亦愛樂道人者卽挈之而西是日薄暮
至一城忽失道人所在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去天壇遠
近人云百餘里耳師自度無所歸明日徑往入陽臺宮道
眾問所以來師具言道眾駭其爲異人挈之能一日千里
是夙有仙分留爲香火童子八年乃歸父母謂其死已久
悲喜交集因送之天慶觀事王大用佐材尊師資稟重厚
不妄言笑冠服朴素若不以世累爲懷而內敏殊甚聞讀
史傳略知古今成敗留意醫藥必以先所驗者告之天慶
唐以來福地廢於貞祐之兵及官府立尊師率其屬力爲

崇建規制峻整遂爲一州之冠兵閒暴骨狼籍無復收瘞
宣撫使劉公易假師緣契爲哀止而祭之州里尤歸重焉
尊師生大定壬午又再閱二十九年顏渥丹鬚眉皓白飲
食如少壯人客至與談承平故事厯厯可聽識者謂異人
得師童州中必謂他日爲受道之器故置之仙聖所廬敦
龐耆艾今旣效矣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沐浴易衣
召弟子告以後事留頌而逝某日甯神於州西北原守冲
等爲植碑予用所知者爲之銘銘曰

至人翩翩坐凌八遐惟其識初平於芻牧故不以長房縮
地而爲夸道之所存不於泰奢必有敦龐耆艾之士乃克

負荷彼浮僞而淫采我惛愒而無華道如自擇當孰舍邪
使大方之家而無若人亦奚貴於大方之家

沖虛大師李君墓銘

其畀也全其守也專以人合天以極乎自然若人者吾不
知其寂滅爲樂如佛子之順世緣邪抑將乘泠泠之風化
栩栩之蝶與至人而仙也

通真子墓碣銘

通真子諱志安字彥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諱事軻通今
博古工作大字爲州里所推重父諱略字簡夫中歲困於
名場卽以詩爲專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詩殊有古意苦

於瑯斚而無迹可尋當代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真其
長也自蚤歲趣尙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避亂
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舊以祿養爲言不獲已復一試有
司至御簾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致家
事不問放浪嵩少閒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實
於一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久之厭其推墮滉漾中而
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游河南岷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
於上黨略數語卽有契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
禮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虛等錄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
爲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州者僅存吾欲力紹

絕業鉸木宣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一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真子校書平陽立都以總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爲多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煙霞錄繹僊婺僊等傳附焉起丁酉盡甲辰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牽合補綴百萬並進卒至於能事穎脫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益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立都塋十稔雖日課校讎其參立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絕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嘆寶藏旣成之五月爲徒眾

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已
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電風
烈大木隨拔遽沐浴易衣蛻形於所居之樗櫟堂得年五
十有七高弟李志實等以某月日奉其衣冠甯神於天壇
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往予先君
子令陵川予始成童及識通真子之大父閑居崧山與西
溪翁爲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故與予道
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實輩百拜求爲其師作銘今年春
二月劉志立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興冰雪迺寒跋涉千里
其勤有足哀者乃爲作銘使刻之松臺其銘曰

昔在窮桑發真源鑿民耳目神始全遭罹元元坤軸旋壞
劫欲墮未開前道山絕業當時傳百於苾芻了大緣若有
人兮靜以專嚮也易老固初筵立綱力挽孰我先苦節終
志孰我堅網羅落簡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黃研琅函瓊笈
閉九原丞芑八角星日懸司功會計蓋上遷乃今出銜鳥
飛翩安常處順古所賢死而不亾豈其然華陽九障名一
焉豈不委形殆賓天爲復延康轉靈篇爲復蕊珠參七言
爲復虎書校三元爲復逸度論九立甯當七祖歸枯禪松
臺有名鶴千年我相夫子非頑仙

圓明李先生墓表

先生諱志源姓李氏邠之二水人幼有至性宗黨以孝稱
年未三十考妣俱喪因棄家入道師事玉峰周君伐薪供
水執役不少倦積三數年周君憫其勞使之游歷諸方至
醴泉與同業者結茅以居全真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往
至者如歸嘗歲饑資用乏絕先生辟穀數旬以供給來者
其先人後已類此又十有八年乃築園堵於三水李氏家
三年人莫見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還幽送主玉
峰觀并以法席付之號曰圓明子先生資稟醅正寡於言
論行已接物始終如一時人以其仁卹周至故有慈孝之
目周君亦以爲無愧其名也正大末關中受兵先生避地

雒陽及河南破僑寓東阿者數年初周君以重陽煉化之地號活死人墓者蕪歿已久每欲葺居之歲甲午關輔略定先生乃緣其師雅意率法兄弟諸人分遣徒眾力爲經度之是爲重陽成道觀營建未幾卽命駕西還先生旣老道價益重學者嚮慕過於玉峰時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真於成道之中堂以故卽其地葬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潘志元周志靜門弟子陳志清來新興踵門致謁以先生墓表爲請曰吾圓明老師營成道訖功將就太原謁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卽途而以事不果行遺命吾屬使必成夙志其眷眷於吾子者如是聞吾子

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文字
使少見於後乎予因問三子者圓明旣以名取我以文託
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其言句可得聞乎三子者曰圓
明臨終沐浴易衣會法屬與之訣有求遺教者第告之以
清淨無爲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復求詩頌圓明麾之曰吾
平生未嘗弄筆墨設強作一語非留病人閒乎且近世諸
師文編達者猶將以爲筌蹄况萬萬不相侔者乎言終怡
然而逝圓明平實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
圓明所得吾得之矣乃爲之銘其銘曰

舌吐而吞駟馬追奔孰愈於目擊而道存夫惟不關鍵而

閉是謂玄玄之門終南之原若人復其元始於補剗息黥
乃今拔本而塞源蓋予許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不言者
而爲知言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

明昌承安閒文治已極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
俗旣以經明行修舉王嗣逸賓張建吉甫文商伯起輩三
數公官使之矣至於道家者流潔己求志有可以贊清淨
之化者亦特徵焉最後得通玄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歸
之蓋君天質沖遠蟬蛻俗外出入世典而無專門獨擅之
蔽從容雅道而無山林高蹇之陋一時名士如竹谿党公

世傑黃山趙公文孺黃華王公子端皆以道義締交於君
大丞相莘國胥公於人物慎許可及爲君作贊至有百世
清規之語則君之流品爲可見矣君諱大方字廣遠世爲
汾西人父以醫爲業母管氏姪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其
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語動作率非嬰兒所當有者家
人異焉七歲入道師沖佑觀道士郭師禮學有夙昔能日
記千言年十二以誦經通得度卽辭師往趙城讀書天甯
道院積力旣久遂窮藏史之祕至於六經百氏之學亦稱
淹通大定初遊關中道風藹然有鶩飛不羣之目講師郝
君道本名重一時一見君卽以大器許之及郝被召君佩

上清三洞祕錄主盟秦雍者餘二十年泰和七年春詔以君提點中都太極宮事賜號體立大師俄被旨以祈嗣設大醮君嚴恭科禁方士誕幻之語未嘗一出諸口徒以精誠感通遂有萬鶴下臨之應百官表賀文士亦多贊詠召對稱旨又召入禁中訪道君儀觀秀偉占對詳雅立談亶亶聽者忘倦章宗特敬異之衛紹王大安初召君馳驛詣嶽瀆投金龍玉冊爲民求福賜雲錦羽衣仍佩金符加號通立大師所至靈應昭著此不具載貞祐南渡君還居鄉邑因自號北山退翁莘公鎮平陽以歲旱請君致禱車轍未旋而澍雨露足時人以神人許之壬午秋避兵清涼山

一日布卦得剝之上九嘆曰吾行矣明日游騎至擁老幼萬人下山君爲門弟子元慶言吾將安歸乎朝家以我爲有道者猥以徵書見及甯當負之邪而輩第往毋念我爲也乃策杖入澗谷臥大龕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實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也兵退元慶等奉公衣冠葬於某所癸卯冬予自燕都還太原道出范陽君之族孫閔持蕭鍊師公弼所錄事跡以墓表見屬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誠得吾子譔述以著金石傳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謝曰自予爲舉子時熟君名欲造其門然以愚幼未敢也幸當以不腆之文託君以傳其何敢辭乃爲論

次之其銘曰

處士素隱方士誕荒天厚通玄畀之玄綱相彼少微出此
冀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陽可陰以柔以剛千仞壁立
屹乎堂堂雖有拱璧駟馬不失其燕處之常巨浸稽天一
簣莫障所謂伊人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獨有道者爲不
亾望君蓬萊海日蒼涼千年一歸裴回故鄉勒銘墓石維
以志衣冠之藏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

先生諱從義字用之族袁氏世爲虞鄉著姓母娠十二月
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異幼沈默不好爲童子劇及長儀

觀秀偉音聲如鐘識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師事玉峰
胡先生於金玉峰道風儒業名動京師年八十章宗特徵
授禮官先生盡傳其學通經史百家旁及釋典亦稱該洽
而於易學蓋終身焉初親舊以先生龍蟠鳳翥有雲漢之
望勸之就舉選先生薄於世味不之屑也中條靈峰觀唐
賢羅通舊隱歲久頽圯不庇風雨先生率同志麻長官平
甫共葺之命高弟喬知先象之居焉結茅此山之王官谷
近司空表聖休休亭故基是爲藏雲道院先生因以藏雲
自號種竹餘三十畝山田二頃足充賓客之奉先生道價
旣重州郡長吏到者率詣山門致謁禮部閑閑趙公周臣

內翰屏山李公之純每見必厚相慰藉互以詩什爲贈中
朝名勝如史季宏王隆吉羅鳴道李欽止吉仲器馬元章
王可道許德臣元禮昆季皆就傳易道自餘成業於先生
之門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先生資樂易行已接物得於吾
孔孟書者爲多事母孝故生平未嘗遠出母年九十終於
隱所葬祭如禮州里稱焉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先生收
養之躬自教督使有受學之漸旣長又爲之婚娶如是十
餘輩其後俱有所成雅好醫術病者來以藥請賴以全濟
者甚眾兵後歲饑民無所於糴盡出餘粟以贍貧者或時
出鄉人爭延致之談經誦道言笑彌日凡今世道家祭醮

章奏皆鄙而不爲嘗獨行山間遇異人自稱衡嶽主者蕭
正之謂先生三世學道乃今有成吾於蓬山仙註院見吾
子名氏卻後當爲孝廉貞淨仙人代鄭雲叟爲少室伯主
司真洞天言訖失所在然先生自以爲不敢當也正大甲
申朔方兵再略蒲解先生避亂山陽史華國家已而保聚
被攻先生義不受辱顧謂弟子言吾往矣乃閉息土室中
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時二月十有四日也猶子致中等葬
之山麓之南所著易略釋列子章句莊子略解雲庵妙選
方傳於世始予罷內鄉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勾予文以
表先生之墓及官京師見閑閑公亦以爲言并以挽詩見

示朔南喪亂因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芮城李
邦彥過吾州邦彥先生鄉曲與之游甚款用是重以斯文
爲請予問邦彥藏雲所以爲天下所高可得聞乎邦彥言
藏雲隱節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
予捧手曰有是哉乃爲次第之其銘曰

山澤與之臞道味與之腴翩翩獨征遊物之初謂當風岸
絕出而莫可接乃溫兮其玉如以君爲黃冠師邪合煉之
刀圭禳禱之綿蕞又非句漏令寇謙之之徒況乞靈於綠
囊進技於黃襦勸義人倫之先盡驩菽水之餘洗心有經
先天有圖絕學我傳宿惑爾祛以君爲縫掖生邪胡不繁

文以拘而脂膏以濡塔焉尸居齋而亨衢塞爲瓠壺震驚
八區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無以命之殆方內之
外而方外之內者歟

告山贊禪師塏銘

龍興汴禪師爲予言汴落髮於告山贊公承事五六年始
避兵而南北歸贊公去世已久師生於正隆初而歿於興
定之末年年過六十但以喪亂之後時輩凋喪師之行事
無從攷按至於卒葬時日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某甲未
南渡時事耳吾子嘗試聽之師諱法贊出於兗州侯氏自
幼出家事巖陽明首座大定間以誦經通得僧服卽以義

理之學從事根性穎利同學者少所及游參扣詰洞見深
祕得法於告山明和尚嗣法靈巖才師卽大名曾孫也出
世住告山方世路清夷禪林軌則未改師道風藹然爲諸
方所重再往兗州之普照州倅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
兼涉內典與師爲淘汰之友師開堂宣叔具文疏朝服施
敬繼爲先大夫薦冥福禮有加焉其爲中朝名勝所推服
如此沐老矣尙能記師沈默自守不以文字言語驚流俗
爲門戶計住持不勝營造學者雖多迄無授記者行義如
是而使之隨世磨滅門人弟子實任其責竊不自揆度敢
以撰述爲請幸吾子惠顧之不肖交於泚公者三十餘年

矣汴南遷後嗣法虛明亭公在法兄弟最後蒙印可於臨
濟一枝亭亭直上不爲震風淩雨之所摧偃龍興焚蕩之
餘破屋數椽日與殘僧三四輩灌園自給不肯輕傍時貴
之門予嘗以五言贈之有大道疑高蹇禪枯耐寂寥蓋頭
茅一把繞腹篋三條之句意其孤峻自拔如此必有所從
來循流測源乃今知所自矣因略記贊公遺事故兼及之
歲丁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河東人元某書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一終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記

令旨重脩真定廟學記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德輝既進見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如德輝爲言廟學廢於兵久矣徵收官奉行故事嘗議完復僅立一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頽圯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惟不取於官不斂於民故難爲功耳於是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奉命而南連率史

天澤而下曉然知上意所嚮罔不奔走從事以貲以力迭
爲伙助實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葺事黽勉朝夕罅漏者補
之衰傾者壯之腐敗者新之漫漶者飾之裁正方隅崇峻
堂陛廟則爲禮殿爲賢廡爲經籍祭器之庫爲齋居之所
爲牲薦之廚而先聖先師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
學則爲師資講授之堂爲諸生結課之室爲藏版庖湑者
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制起敬起慕於是乎在乃八月落
成弦誦洋洋日就問學胄子漸禮讓之訓人士脩舉選之
業文統紹開天意爲可見矣旣丁酉釋菜禮成教官李謙
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爲記以謹歲月竊不自揆度以爲仁

義禮智出於天性其爲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著於人倫其爲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學政振飾而
開牖之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
皆有學而周爲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井天下之田井田之
法立而後黨庠遂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樂勞
農養老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
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爲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於施設
而去焉者爲之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
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
凡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王朝蔽陷畔

逃不可與有言者則撻之識之甚則棄之爲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生於其時出入有教動靜有養優柔麤飫於聖賢之化日益加而不自知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過論也或者以爲井田自戰國以來埽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天下之民旣無以教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豈獨厚於周而薄於世乎由周而爲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黔首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諛語抵冒殊扞熟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上得天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隆周

之美化亦不暇給矣然而叔孫典禮僅出縣蕝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燼之末孰謂斲珞爲璞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周暨郡國長吏勸爲之駕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爲漢矣況乎周制雖亾而出於人心者固在惟厭亂所以思治惟順流易於更始始於草創而終之以潤色本末先後還相爲用爲周爲漢同歸於治何詳略遲速之計邪洪惟大朝受天景命薄海內外罔不臣屬武克剛矣且以文治爲永圖方夏甫定烝恩選舉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經之士悉優復之慮儒業之無以善繼也老成宿德使以次

道山先生集卷三十二
傳之深計遠覽所以貽丕顯之謨而啟丕承之烈者蓋如
此王府忠國撫民一出聖學比年賓禮故老延見儒生謂
六經不可不尙邪說不可不緝王教不得不立而舊染不
得不新順攷古道講明政術樂育人材儲蓄治具修大樂
之絕業舉太常之墜典其見於恒府廟學者特尊師重道
之一耳夫風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
理有必至癯老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漢來美談見之今日
蓋兵興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絕如綫獨吾賢王爲天下倡
是可爲天下賀也故樂爲天下書之是年十月朔旦記

東平府新學記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曰成德堂者
唐故物也王沂公會罷相判州買田二百頃以贍生徒富
鄭公弼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府學題榜在焉劉公摯領郡
請於朝得國子監書起稽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
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明復徂來石
守道配焉齊都大名徙學於府署之西南賜書碑石隨之
而遷獨大觀八行碑蔡京題爲聖作者不豫焉齊已廢而
鄉國大家如梁公子美賈公昌朝劉公長言之子孫故在
生長見聞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習以成俗泰和以來平章
政事壽國張公萬公蕭國侯公摯參知政事高公霖同出

於東阿故鄆學視他郡國爲最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
始廢焉先相崇進開府之日首以設學爲事行視故基有
興復之漸今嗣侯莅政以爲國家守成尙文有司當振飭
文事以贊久安長治之盛敢不黽勉朝夕以效萬一方經
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地且逼近闐闐湫隘
殊甚非弦誦所宜乃卜府東北隅爽塏之地而增築之旣
以事聞之朝庀徒葺事工力偕作首搆禮殿堅整高朗視
夫邦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壘旒被袞鄒兗兩公及十哲列
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爲賢廊七十子及二十四
大儒繪像具焉至於棲書之閣豆籩之庫堂宇齋館庖湑

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備舉選而食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梁棟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官王磐署鄉先生康曄儒林祭酒以主之蓋經始於壬子之六月而落成於乙卯六月初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嘗仕爲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歸尋被詔搜索禮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禮直官歌工之屬備鐘磬之縣歲時閱習以宿儒府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學視他郡國爲獨異乃八月丁卯侯率僚屬諸生舍菜於新宮玄弁朱衣佩玉舒徐岬落之禮成而饗獻之儀具八音洋洋復盈於東人之耳四方來觀者皆失喜稱

嘆以爲衣冠禮樂盡在是矣越翼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僕
言嚴侯父子崇飾儒館以布宣聖化承平文物頓還舊觀
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子文之石埜示永久僕謝曰老
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魯諸君之前顧以客東諸侯者久
猥當授簡之末俎豆之事固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
辭興造之蹟已辱件右之矣竊不自度量輒以有所感焉
者著於篇嗚呼治國治天下者有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
禁民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爲用廢一不可然而有國則
有刑教則有廢有興不能與刑並理有不可曉者故刑之
屬不勝數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學政而已矣去古

既遠人不經見知所以爲教者亦鮮矣況能從政之所導以率於教乎何謂政古者井天下之田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射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賢之政皆在聚士於其中以卿大夫嘗見於設施而去焉者爲之師教以德以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士生於斯時揖讓酬酢升降出入於禮文之間學成則爲卿爲大夫以佐王經邦國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猶爲士猶作室者之養吾棟也所以承之庸之者如此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記之而又不從是蔽陷畔逃終不可與有言然

後棄之爲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此學政
之壞久矣人情苦於羈檢而樂於縱恣中道而廢從惡若
崩時則爲揣摩爲捭闔爲鉤距爲牙角爲城府爲穿窬爲
谿壑爲龍斷爲捷徑爲貪墨爲蓋藏爲較固爲乾沒爲面
謾爲力詆爲貶駁爲譏彈爲姍笑爲陵轢爲癡癡爲睚眦
爲構作爲操縱爲麾斥爲劫制爲把持爲絞訐爲妾婦如
爲形聲吠爲崖岸爲階級爲高亢爲湛靜爲張互爲結納
爲勢交爲死黨爲囊橐爲淵藪爲陽擠爲陰害爲竊發爲
公行爲毒螫爲蠱惑爲狐媚爲狙詐爲鬼幽爲怪魁爲心
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謾疾而爲聖癩敢爲大言居之不疑

始則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縮頸爲危怨讟薰天泰山四維吾術可售無惡不可甯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違則斯攻我必汝異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爲周孔人以伏膺我以發冢凡此皆殺身之學而未若自附於異端雜家者爲尤甚也居山林木食澗飲以德言之則雖爲人天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九方臯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亾之間可以爲有道之士而不可以爲天子之有司今夫緩步闊視以儒自名至於徐行後長者亦易爲耳乃羞之而不爲竊無根源之言爲不近人情之事索隱行怪欺世盜名曰此曾顏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顏子思

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靜交相養是爲弛張之道一張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強自矯揉以靜自囚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於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於一時浮虛之禍烈於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爲魏晉之易與崇觀之周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矣文治興矣若人者必當戒覆車之轍以適改新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己者耳故備述之旣以自省且爲無忌憚者之勸侯名澄七歲入小學師名士龍江張某自讀誦至剖析義理者餘十年衍聖必其爲特達之器以其子

妻之迄今爲名諸侯二君子有力焉是年九月朔日河東元某記

博州重修學記

博之廟學當泰和中州倅遼東王遵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居被焚州將閻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殿土木之麗甲於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後廟學獨廢不存今行臺特進公以五十城長東諸侯凡四境之內仙佛之所廬及祠廟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學舍亦與焉防禦使荏平石侯青彰德總管兼州事趙侯德用乃以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大正

其位又爲從祀之室於其旁至於講誦之堂休宿之廬齋
廚庫廩無不備具經始於某年之某月落成於某年之某
月文石旣具趙侯請子記之子竊有所感焉博自唐以來
爲雄鎮風化則齊魯禮義之舊人物則魯連子華歆駱賓
王之所從出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十萬家其民號爲
良善而易教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雖然豈獨此州然
哉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爲元氣庠序黨術無非
教太子至於庶人無不學天下之人幼而壯壯而老耳目
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優柔於弦誦之域而饜飫於禮
文之地一語之過差一跬步之失容卽赧然自以爲小人

之歸若犯上若作亂雖驅逼之從吏之誘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爲俗則美以之爲政則治以之爲國則安且久理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蓋如此嗚呼王政埽地之日久矣戰國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兩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唐以還斯可矣唐以還且不可望況於爲血爲肉之後乎喪亂旣多生聚者無幾蚩蚩之與居偃偃之爲徒亦有教焉不過破梁碎金胡書記詠史而已前世所謂急就章兔園冊者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後生所習見者非白晝攫金則禦人於國門之外取箕帚而諛語借糶鉏而德色秦人之抵冒殊扞賈子之所爲太息而流涕者

蓋無足訝由是觀之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節亦由冠履上下之定分冠而履之履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則倒置之敝無所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必肇脩人紀者出而後有攸敘之望矣況草昧之後道統方開明經者例有復身之賜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宮爲事士之有志於此道者其喜聞而樂道之宜如何哉故爲記其興造之始末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其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教育冠婚喪祭養生

送死而無憾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脩人紀者尙庶幾焉如曰不然則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以是學爲告朔之餼可也

趙州學記

趙州廟學初廢於靖康之兵天會以來郡守趙公某始立廟殿而任公某增築學舍泰和名臣陵川路公元爲門爲廊廡爲講堂土木之功乃備自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趙爲兵衝焚毀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學生三數輩逃難狼狽不轉徙山谷則流離於道路廟學之存亾

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戶牖既壞瓦木隨徹當路者多武
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風日就頽壓識者惜之歲癸卯真定
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脩復爲事發貲於家雇工於民
躬自督視不廢寒暑裁正方隅崇峻堂陛衰傾者起之腐
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
若初未嘗毀而又有加焉者乃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禮
衣冠俎豆駸駸乎承平之舊予過慶源嘗往觀焉問所以
經度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辭道其然且請予記之子以爲
學宮之廢久矣儒學之士雖有任其責者亦以爲不急之
務矣比歲郡縣稍有以興學爲事者率有由而然力致勢

劫劇甚調度僅能有成怨讎盈路所謂可爲美觀而不可
以夷攷也趙侯不出於強率不入於承望崇儒嚮道自拔
於流俗者如此在於學古之士其喜聞而樂道之宜何如
哉故爲記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嘗古今亦未嘗
廢興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百姓日用而不知大
業廣明五季之亂縣蕝不施而道固自若也雖然庠序黨
塾先王之所以教後世雖有作者既不能復有所加亦豈
容少有所損羊存禮存此告朔之餼所以不可廢也夫興
學儒者事也用武之世而責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異時
時可爲力可致而使學宮有鞠爲園蔬之嘆不必以前世

趙任路三使君爲言視今趙侯能不少媿乎侯名振玉龍山人先節度慶源有良民吏之風其與文士游蓋其素尙云

壽陽縣學記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餼廩生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大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爲限員幕屬之由左選者率以提舉繫銜刺史州則繫籍生附於京府各有定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成壞與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爲功若仕

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豫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爭走之文治既洽鄉校家塾絃誦之音相聞上黨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爲之者化民成俗概見於此自大安失馭中夏版蕩民居官寺燬爲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毀而又加飾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新之旣乃廢於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於壬

寅之冬課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偕令佐暨縣豪傑
諸人經度之蓋三年而後有成久欲謁文吾子以紀歲月
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予謂二三君言公輩
甯不知學校爲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義由賢
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吾欲塗民耳目尙何事於
學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
別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有之
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學
則武城之弦歌當不以割雞爲戲言矣予行天下多矣吏
姦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腴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

崇祠宇佞佛老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嗚呻顧盼化瓦
礫之場爲金碧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能自拔於流俗崇儒
重道如若人者乎且子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
事賢相當任之良民吏當爲之賢相不任良民吏不爲曾
謂斗食吏不得執鞭於其後乎使吾不爲記茲學之廢興
則已如欲記焉吾知張不渝之後唯此兩從事而已奚以
斗食之薄萬鍾之厚爲計哉通字彥達縣人天民字仲先
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素云

代冠氏學生脩廟學壁記

冠氏廟學貞祐初知縣事魯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

禮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來民居皆被焚毀而廟學獨存
歲乙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頽圯復爲完補之學之制初
亦儉狹侯就爲料理而作新之意蓋未已也侯崇儒重道
出於天性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之人若偏裨
若府吏皆隨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耳嗚呼吾邑爲
大縣久矣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萬家僑寓之民又倍
而三之學校大事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而乃因
卑習陋漫不加省百年以來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魯折
三人而已可勝嘆哉某月日縣學生黃逸民記

葉縣中嶽廟記

河南中鎮所在在所率有祠廟以奉嶽祇葉距崧三百里而近獨無有也邑門之南百舉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衝顧望崇顯父老規爲嶽祠舊矣泰和末太原祁人樊道真始以邑人之意而經度焉地本故堤廢圯已久荆棘瓦礫蛇虺所舍樊身執畚鍤剗治蕪穢實以版築百日而廟基成邑之人知其堅固可任也乃羣起而助之實鄉豪張祐孫甯秦商人党珪爲之倡廟旣成祁人有以白石爲中天像欲輦而北者道真請而事焉子嘗謂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義恥之而有不仁威之而有不懲獨於事神若有所儆焉何邪徼福於方來逃罪於已然百求而百不

可得然終不以百不可得而廢其所以求也富貴光榮壽
考繁昌人既有以求諸神忠信孝弟廉讓篤實神亦有以
望於人吾嘗見夫世俗之所以事神者矣崇祠宇嚴像設
刲羊豕具儀衛巫覡倡優雜然而前拜跪甚勞迎送甚勤
求神之所以望於人者無有也陰害賊詐刮利次骨利之
所在無復天理公噬潛搏難得是期內人於溝不恤也血
人於牙不饜也志得而意滿則曰我求於神神報我者如
是也故搏噬愈獲報謝愈豐禱求愈奢香火未收而陰害
賊詐之心已怫然於胸中矣此直蛇神牛鬼之所不忍臨
而謂岳祇之聰明正直者而臨之乎記有之雖有惡人齋

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謂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豈弟君子求福不同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謂神之可欺尤不可也嗚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有不能知者特溺於貪而不能自還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告之也癸未之夏予過昆陽進士韋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文以記其經營之始故爲書之且告以福不可徼禍不可逃也如是庶幾來者有所做焉

扁鵲廟記

扁鵲隨俗爲變過咸陽爲無辜醫邯鄲爲帶下醫洛陽爲耳目痺醫蓋嘗至周其有廟於此則不可攷也廟再以元

豐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謹病者必來以藥請杯案閒有
得香炷埃煤若丸劑然者吞之病良愈閭里閒相傳以爲
神斗酒彘肩禱謝日豐積習旣久莫有能正之者鄉豪張
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元年之八月也自
扁鵲飲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以祕怪而不常故
虛荒誕幻被於末流千百年後而未止也雖然耳目之所
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膏傳創靈丸起廢見於傳記者
多矣又安可必其果無有哉故嘗謂扁鵲至人也自言其
方可以解肌裂皮決脈結筋湔浣腸胃漱滌五藏鍊精而
易形矣至於世之陰忌賊詐貪饕攫拾心魂斲喪若醉若

狂憊然而不能自還者百千爲羣日相過乎前爲扁鵲者獨不能隨俗爲變鍊精而易形使之爲平直安舒廉讓潔清之人乎若夫疾病則禱聖人所不廢誠以感神祭則受福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益亦無以靈丸神膏爲也此之不爲區區之香炮埃煤自夸於閭巷細民之間以爲神嗚呼其亦兒童劇而已矣豈世之所望於扁鵲而扁鵲之所以爲扁鵲者哉

長慶泉新廟記

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爲內鄉之東鄙有山焉岡巒起伏與浙酈諸山絡脈相屬而爲之殿其麓二泉灌田千畝有奇

泉之上有龍祠耆舊以爲禱之有雨暘之應旁近之民有以飲羊牛浣裙裾者泉輒匯而遷焉考之辨方無所知名俚俗所稱訛謬失實且不雅馴今以其地名之長慶泉正大丁亥子承乏是邑夏五月赤旱近百日凡縣境之名湫無慮數十所奔走禱祠卒無感通道路嗷嗷無望來秋有以此泉爲言者予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雲氣四合車轍未旋而澍雨浹明年里之民作新廟於泉之西南且以紀其事爲請夫龍之靈固也然古人之於禱祠不幸而不見荅自咎而已幸而應焉則亦不敢以爲功今也不德其何以致然將適與雨會歟影響之報蓋不如是之捷也天之

恩與威令龍寶尸之油然而雲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於物者豐則享諸已者厚道家所言恍惚之外神龍之所居瑤宮瓊室萬舞在庭金支翠黼紛蔽輝映雖首出萬物奉以四海九州有不足進焉者山夫谷民乃以一畝之宮牲不揜豆而祠之豈度德審功報稱之道哉聞之天卽神神卽人人卽天名三而誠則一東鄰之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凡以恃吾誠而已不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彼乘雲氣而游天地之間是區區者甯足以留其一盼邪正大己丑九月日

三皇堂記

老子職柱下史閱人代之久其述伏羲神農黃帝氏以來
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之論邵康節因之亦謂
皇與帝爲千萬世之人其次第蓋如此自三墳爲吾夫子
所刪三聖人者與天同功乃無德業可攷見醫家者流謂
神農一日嘗七十毒與岐黃至真大要三墳書特止於此
今其論故在本於大道之說而究乎生死之際然於二聖
人所以仁後世者纔土苴耳太原醫師趙國器謂吾業當
有所本也卽其家起大屋立三聖人像事之以歷代名醫
岐伯而下凡十人侑其坐棟宇旣備像設旣嚴介於太谷
李進之請予爲記始予甚難之以謂天地不仁芻狗萬物

聖人躋民仁壽之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雖莫知所謝可也或曰有萬世之利者享萬世之報亢倉楚所居年穀豐穰物無疵癘其鄉之人且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況與天地同功者乎雖報本反始非閭巷所得專而泝流窮源或旦暮如有遇祖而祀之其誰曰不然夫趙子世於方伎餘百有五十年矣守之以恆業用之以戒心謂一毒妄攻五兵莫慘耿耿自信臨之以神明吾知是家於人之命爲甚重矣是可記也於是乎書之國器名天用今爲惠民局直長堯工張天秀國器之子履道知讀書異時當以儒素自拔於流俗云己酉初吉新興元某記

崔府君廟記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岳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其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弗備且有贓賂之鄙時縣有名虎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爲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爲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爲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

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
言事者或謂可聽於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
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人心則瀆而無
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爲之所親以時設
祭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
從之爲廟於沔陽從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
是況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於今者多
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
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
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

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
於爲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
不暇矧敢馮几負展以當天
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
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
徹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天
綱弛而地維絕人心所存唯
有逃禍徼福者在耳惟逃禍
徼福者在故兇悍毒詐有時
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
而祭之爲詔爾所敬非吾之
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
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
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
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
施於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
人知侯之意有在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二終